

到了可特准可見母親，這是靠得住的嗎？如果母親不在可特准，那末如何？如果是那個亞爾忒斯的紳士聽錯了，那末如何？如果母親死了，那末如何？——瑪爾可在這樣空想之中又睡去了。夢中自己已到可特准，那是夜間，從各家門口，窗口，都漏出『你母親不在這里囉！』的回答聲。驚醒轉來，見車中對面有三個着外套的有鬚的人，目注視了他在低聲說甚麼。這是強盜！是要殺了我取我的行李的。這樣的疑慮，電光似地在頭腦中閃着。精神不好，寒冷，又加以恐怖，想像就因而愈錯亂了。三人仍是注視着他，其中一個竟走近攏他。他幾乎狂了，張開兩手奔到那人前面叫說：

『我沒有甚麼行李，我是個窮孩子！是獨自從意大利來尋母親的！請不要怎樣我！』

三個旅客因瑪爾可是孩子，起了憫憐之心，撫拍他，安慰他，和他說種種話，可是他不懂。他們見瑪爾可冷得牙齒發抖，用毛氈給他蓋了叫他坐倒安睡。瑪爾可到傍晚又睡去，等三個旅客叫醒他時，火車已到了可特准了。

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飛跑下車。向鐵路職員問美貴耐治技師的住址。職員告訴他一個

教會的名辭，說技師就住在這教會的近旁。他急急地前進。

天已夜了。走入街市，好像仍回到了洛賽留，這里仍是一樣地交叉着縱橫的街道，兩側也都是白而低的房子，可是行人卻極少，只是偶然在燈光中看見蒼黑的怪異的人面罷了。一壁走，一壁舉頭張望，忽見異樣建築的教會，高高地聳立在夜空中。市街雖寂寞昏暗，但在終日由茫漠的荒野來的人的眼裏，仍覺得鬧熱。遇見一個僧侶，問了路，急急地尋到了教會和住家，用震慄着的手按鈴，一手按住那躍躍要奔跳到喉間來的心臟的鼓動。

一老婦人攜了洋燈出來開門，瑪爾可一時說不出話來。

『你找誰？』老婦人用了西班牙語問。

『美貴耐治先生。』瑪爾可回答。

老婦人搖着頭。

『你也找美貴耐治先生的嗎？這真討厭極了！這三個月，不知費了多少無謂的口舌。早已登過新聞哩，如果不看見，街的轉角裏還貼着他已移居杜克曼（Tucuman）的告白哩。』

瑪爾可絕望了，心亂如麻地：

『有誰在詛咒我！我若不見母親，要倒路死了！要發狂了！還是死了罷！那叫甚麼地名？在甚麼地方？從這里去有多少路？』

老婦人憫憐地：

『可憐！那不得了，至少四五百哩是有的罷！』

『那末，我怎樣好呢！』瑪爾可掩面哭着問。

『叫我怎樣說呢？可憐！有甚麼法子呢？』老婦人說了忽又像想着了一條路：

『哦！有了！我想到了一個法子。你看如何？向這街朝右下去。第三間房子前有一塊空地，那裏有一個叫做「頭腦」的，他是一個商販，明天就要用牛車載貨到杜克曼去的。你去替他幫點甚麼忙，求他帶了你去如何？大概他總肯在貨車上載你去的罷，快去！』

瑪爾可提了衣包，還沒有說畢道謝的話，就走到了那空地，見亮着許多燈火。大批人夫正在把穀裝入貨車，一個有鬚的人着了外套，穿了長靴在旁指揮搬運。

瑪爾可走近那人，恭恭敬敬地陳述自己的希望，并說明從意大利來尋母親的經過。

『頭腦』用了尖銳的眼光把瑪爾可從頭至足打量了一會，冷淡地答說：『沒有空位。』

瑪爾可哀懇：

『這裡有三元光景的錢。交給了你，路上情願再幫你勞動。替你搬取牲口的飲料和芻草。麵包只喫一些些好了，請「頭腦」帶了我去！』

『頭腦』再熟視他，略換了親切的態度：

『實在沒有空位。並且，我們不是到杜克曼去，是到山契可代萊斯德洛（Santiago del Estero）去的。你就是同去了也非中途下車，再走許多路不可哩。』

『啊，無論有多少路也不要緊，我願走的。請你不要替我耽心。到了那里，我自會設法到杜克曼去。請你發發慈悲留個空位給我，我懇求你，不要棄我在這里！』

『喂？車要走二十天呢。』

『一點都不要緊。』

『這是很困苦旅行呢。』

『無論怎樣苦都情願。』

『將來要一個人獨自步行的呢。』

『只要能尋到母親，甚麼都願忍受，請你應許了我。』

『頭腦』移燈把瑪爾可的相貌照了再注視一會，說：『可以。』瑪爾可在他手上接吻。

『你今夜就睡在貨車裏，明天四時就要起來的。再會。』『頭腦』說了自去。

翌晨四時，長長的載貨的列車在星光中嘈雜地行動了。每車用六頭牛拖，最後的一輛車裏又裝着許多替換的牛。

瑪爾可被叫醒以後，坐在一車的穀袋上面。不久，仍復睡去，等醒來，車已停在冷落的地方，太陽正猛烈地照着。人夫焚起野火，炙小牛蹄，都集坐在周圍，火被風煽揚着。大家喫了食物，睡了一會，再行出發。這樣一天一天地繼續進行，規律的劃板，儼像行軍。每晨五時開行，到九時暫停，下午五時再開行，十時休息。人夫在後面騎馬執了長鞭驅牛前進。瑪爾可相幫他們發炙肉

的火，餵草給牲口，或是擦油燈，汲飲水。

大地的光景，幻影似地在他面前展開，有褐色的小樹林，有紅色屋宇散列的村落，也有像那鹹水湖遺跡的一種滿目亮晶晶的鹽原。無論向何處望，無論行多少路，都是寂寥荒漠的空野。偶然也逢到二三個騎馬牽着許多野馬的旅客，但他們都像旋風一樣地快過。一天又一天，宛如仍在海上，倦怠不堪。只有天氣不惡，算是幸事。人夫待瑪爾可漸漸凶悍，故意迫他搬拿不動的芻草，汲遠遠的飲水，竟視他如奴隸一樣。他疲勞極了，夜中也睡不着，身體隨了車的搖動旋轉，輪聲轟得耳朵發聾。並且，風不絕地吹着，把細而有油氣的赤土捲入車內，撲到口裏眼裏，眼不能開張，呼吸也爲難，真是苦不堪言。因這過勞與睡眠不足，使他身體弱得像棉一樣，滿身都是塵土，還要朝晚受叱罵或是毆打，他的勇氣，就一天一天地沮喪了下去。如果沒有那『頭腦』時時親切的慰藉，他或許要全然把氣力消失了。他躲在車隅裏背人用衣包掩面哭泣，所謂衣包，其實已只包着敗絮了的。每朝起來，自覺身體比前日更弱，元氣比前日更衰，回頭四顧，那無垠的原野，仍好像土做出的大洋在眼前連接着『啊：恐怕不能再延到今夜了，恐怕不能

再延到今夜了！今天就要死在這路上了！』不覺這樣自語。勞役漸漸增加，虐待也愈厲害。有一天早晨，『頭腦』不在，一個人夫怪他汲水太慢，打他，又大家輪流了用足蹴他，罵說：

『帶了這個去畜生！把這帶給你母親！』

他心要碎了，終於大病。連發了三日的熱，拉些甚麼當作被蓋了臥在車裏。除『頭腦』有時來遞湯水給他，或是替他按脈搏外，誰都不去顧着他。他自以為臨終近了，反覆地叫母親的名字：

『母親！母親！救救我！快給我到這里來！我已快要死了！母親啊！不能再見了啊！母親！我已快要死在路旁了呢！』

說了將兩手交叉在胸前祈禱。從此以後，病漸減退，又得了『頭腦』的善遇，遂恢復原狀。可是，病好了，這旅行中最難過的日子也到了。他就要下車獨自步行。車行了兩禮拜多，現在已到了杜克曼與山契可代萊斯德洛分路的地方。『頭腦』說了聲再會，教他路徑，又替他將衣包擱在肩上使他行路便當些，一時好像起了不安憐憫之心，既而即和他告別，弄得瑪爾可想

在『頭腦』手上接吻的功夫都沒有。要對於那一向虐待的人夫們告別，原是痛心的事，到走開的時候也一一向他們招呼，他們也都舉手回答。瑪爾可目送他們一隊在赤塵的平野上消失不見了，才蹣跚地上他獨自的旅程。

旅行中有一事，使他的心有所安慰。在荒涼無邊的荒野過了幾日，到此已在前面看見高而且青的山峯。頂上和阿爾伯斯山一樣地瑩着白雪。一見到此，如見到了故鄉意大利。這山屬於安代斯 (Andes) 山脈，爲美洲大陸的脊梁，南從契拉代爾費俄 (Tierra del Fuego) 北至北極的冰海，像連鎖似地橫互着，南北跨着一百十度的緯度的。又，日日向北進行，次第和熱帶接近，空氣逐步溫暖，這也使他覺得愉悅。路上時逢村落，他在那小店中買食物充飢。有時也逢到騎馬的人，又有時見婦女或小孩坐在地上注視他。他們臉色黑得像土一樣，眼睛斜豎，頰骨高突，都是印度人。

第一天盡力奔行，夜宿於樹下。第二天力乏了，行路不多。靴破，足痛，又因食物不良，胃也受了病。看看天已將晚，不覺自己恐怖，在意大利時，曾聞這地方有毒蛇，耳際時聞有聲如蛇行。聽



到這聲音時，才停止的足又復前奔，恐怖徹骨。有時爲悲哀所纏繞，一壁走一壁哭泣的時候也。有這時他想：『啊！母親如果知道我在這里如此驚恐，將如何悲哀啊！』這樣一想，勇氣就回復幾分。於是，爲要消失恐懼，把母親的事從頭一一記起：母親在熱那亞臨別的分付，自己生病時，母親會替他，把被蓋在胸口，以及作嬰兒時母親抱了自己，將頭貼住了自己的頭，說『暫時和我在一處』的情形。他不覺這樣自語：『母親！我還能和你相見嗎？我能達這旅行的目的嗎？』一壁想，一壁在那不見慣的森林，廣漠的糖粟叢無垠的原野彳亍着。前面的青山依舊高高地聳在雲際，四日過了，五日過了，一禮拜過了，他氣力益弱，足上流出血來。有一日傍晚，他向人問路，人和他說：

『從此到杜克曼只五十里了。』他聽了歡呼急行。可是，這究不過是一時的興奮，終於疲極力盡，倒在溝邊。雖然如此，胸中卻跳躍着滿足的鼓動。燦然散在天空的星辰，這時分外地覺得美麗。他仰臥在草上思睡，見了天氣，恍如母親在俯視他：

『啊！母親！你在何處？現在在作甚麼？也會念着我嗎？會念着這近在咫尺的瑪爾可嗎？』

可憐的瑪爾可！如果他知道了母親現在的狀態，他將出了死力急奔前進了罷！他母親現正病着，臥在美貴耐治家大屋中的下房裏。美貴耐治一家素來愛她，曾盡了心力加以調護。當美貴耐治技師突然離去培諾斯愛列斯的時候，她已有病了的。可特准的好空氣，在她也沒有功效，並且，丈夫和從兄方面都消息全無，好像有甚麼不吉的事要落在她身上似地，每日預期憂愁着。病就因此愈重，終於變成可怕的症候，內臟中起了致命的癌腫。臥了兩禮拜，未好，如果要挽回生命，就非受外科手術不可。瑪爾可倒在路旁呼叫母親的時候，那邊主人夫婦正在她病狀前勸她忍受醫生的手術，她總是堅拒。杜克曼的某名醫雖於一禮拜中每日臨診勸告，終以病人不聽，徒然而返。

『不，主人！不要再替我操心了！我已沒有元氣，就要死在行手術的時候，還是讓我平平常常地死好！生命已沒有甚麼可惜，橫豎命該如此，在我未聽到家裏信息以前死了倒好！』

主人夫婦反對她的話，叫她不要自餒，且說直接替她寄到熱那亞的信，回信也就可到了，無論如何，總是受了手術好，爲自己的兒子計也該如此：這樣種種地勸說。可是，一提起兒子的

話，她失望更甚，苦痛也愈厲害。終於哭了：

『啊！兒子嗎？大約已經不活着在那里了！我還是死了好！主人夫人！多謝你們！我自己不信受了手術就會好，累你們種種地操心，從明天起，可以無須再勞醫生來看。我已不想活了，死在這里是我的命運，我已預備安然忍受了這命運了！』

主人夫婦又安慰她，執了她的手，再三地勸她不要說這樣的話。

她疲乏之極，閉眼昏睡，竟像已死了的。主人夫婦從微弱的燭光中注視着這正直的母親，憐憫不堪。以為爲了要救濟自己的一家，出了本國，遠遠地到六千哩外來盡力勞動，可憐終於這樣病死，像她那樣正直善良而不幸的人，真是少有的了。

翌晨，瑪爾可負了衣包，身體前屈了，跛着脚，彳亍入杜克曼市。這市在阿根廷共和國的新關地中，算是繁盛的都會。瑪爾可看去，仍像是回到了可特淮、洛賽留、培諾斯愛列斯一樣，依舊都是長而且直的街道，低而白色的家屋。奇異高大的植物，芳香的空氣，奇麗的光線，澄碧的天空，隨處所見，都是意大利所沒有的景物。進了街市，那在培諾斯愛列斯曾經經驗過的狂也似的

感想，重行襲來。每過一家，總要向門口張望，以為或者可以見到母親。逢到女人，也總要仰視一會，以為或者這就是母親。要想詢問別人，可是沒有勇氣大着膽子叫喚。在門口立着的人們，都驚異地向着這衣裝襤褸滿身塵垢的少年注視，少年想在其中找尋一個親切的人，發他從胸中轟着的問語。正行走時，忽然見有一旅店，招牌上寫有意大利人的姓名。裏面有個戴眼鏡的男子和兩個女人。瑪爾可徐徐地走近門口，振起了全勇氣問：

『美貴耐治先生的家在甚麼地方？』

『是做技師的美貴耐治先生嗎？』旅店主人反問。

『是的。』瑪爾可答時，聲細如絲。

『美貴耐治技師不住在杜克曼哩。』主人答。

刀割劍刻樣的叫聲，隨了主人的回答反應而起。主人，兩個女人，以及近旁的人們，都趕攏來了。

『甚麼事情？怎麼了？』主人拉瑪爾可入店，叫他坐了：

『那也用不着失望，美貴耐治先生家雖不住在這裡，但距這裡也不遠，費五六點鐘就可到的。』

『甚麼地方？甚麼地方？』瑪爾可像甦生似地跳起來問。主人繼續說：

『從這裡沿河過去十五哩，有一個地方叫做賽拉地羅(Saladillo)。那裏有個大大的糖廠，還有幾家住宅。美貴耐治先生就住在那裡。那地方誰都知道，費五六點鐘功夫就可走到的。有一個年青的，見主人如此說，就跑近來：

『我在一月前曾到過那裡的。』

瑪爾可睜圓了眼注視他，隨即蒼白了臉急問：

『你見到美貴耐治先生家裏的女僕嗎？那意大利人？』

『就是那熱那亞人嗎？哦！見到的。』

瑪爾可似哭似笑地痙攣了啜泣，既而現出激烈的決心：

『向甚麼方向走的快，把路教我！我就去！』

人們齊聲說：

『但是，差不多有一日路程哩，你不是已很疲勞了嗎？非休息不可，明天去好嗎？』

『不好！不好！請把路教我！我不能等待了！就是倒在路上也不怕，立刻就去！』

人們見瑪爾可決心堅固，也就不再勸阻了。

『上帝保護你！路上樹林中要小心！但願你平安！意大利的朋友啊！』他們這樣說了，其中有一個還陪了他到街外，指示他路徑，及種種應注意的事，又從背後目送他去。過了數分鐘，見他已背了衣包，跛着脚，穿入路側濃厚的樹蔭中去了。

這夜，病人危篤了。因了患處的劇痛，悲聲哭叫，時時陷入人事不省的狀態。看護的女人們，守在牀前片刻不離。病人發了狂，主婦不時驚懼地趕來省視。大家都焦慮，以爲她現在即使願受手術，但醫生非明天不能來，已不及救治了。她略安靜的時候，就非常苦悶，這並不是從身體上來的苦痛，乃是她懸念在遠處的家屬的緣故。這苦悶使她骨瘦如柴，人相全變。不時自己蒙着頭髮，瘋也似地狂叫：

『啊！太淒涼了！死在這樣遠處！並且不見孩子的面！可憐的孩子！他們將沒有母親了！啊！瑪爾可還小哩！只有這點長，他原是好孩子！主人！我出來的時候，他抱住我的項頸不肯放，那真哭得厲害呢！原來他已知此後將不能再見母親了，所以哭得那樣悲慘！啊！可憐！我那時心欲碎了！如果在那時死了，在那分別時死了，或者反是幸福的，我一向那樣地撫抱他，他是頃刻不離開我的。萬一我死了，他將怎樣呢！沒有了母親，又貧窮，他就要流落爲乞丐了罷！張了手餓倒在路上了罷！我的瑪爾可！啊！我那永遠的上帝！不，我不願死！醫生！快去請來！快去替我行手術！把我的心割開！把我弄成瘋人！只要他把性命留牢！我想病好！想活命！想回國去！明天立刻！醫生！救我！救我！』

在牀前的女人們，執了病人的手安慰她，使她心念沈靜了些，且對她講上帝及來世的話。病人聽了又復絕望，擰着頭髮啜泣，終於像小兒似地揚聲號哭：

『啊！我的熱那亞！我的家！那個海！啊！我的瑪爾可！現在不知在甚麼地方作甚麼！我的可憐的瑪爾可！』

時已夜半她那可憐的瑪爾可沿河走了幾點鐘，力已盡了，只在大樹林中蹣跚着。樹幹大如寺院的柱子，在半天中繁生着枝葉，仰望月光閃爍如銀。從暗沈沈的樹叢裏看去，不知有幾千支的樹幹交互紛雜着，有直的、有歪的、有傾斜的，形態百出。有的像頽塔似地倒臥在地了，上面還覆蓋着繁茂的枝葉。有的樹梢尖尖地像鎗似地成了羣衝雲矗立着。千樣萬態，真是植物界中最可驚異的壯觀。

瑪爾可有時雖陷入昏迷，但心輒向着母親。疲乏已極，足上流了血，獨自在廣大的森林中躑躅，時時見到散在的小屋，那屋在大樹下宛像蟻塚。又有時見有野牛臥在路旁，他疲勞也忘了，寂寞也不覺得了。一見到那大森林，心就自然提起，想到母親就在近處，就自然地發出大人樣的力和氣魄。回憶這以前所經過的大海，所受過的苦痛、恐怖、辛苦，以及自己對於此等所發揮過的鐵石心，眉毛也高揚了起來。滿身的血，在他歡喜勇敢的胸中躍動。有一件可異的事，就是，一向在他心中朦朧的母親的狀貌，這時明白地在眼前現出了。他難得明白地看見母親的臉孔，這次明白看見了。好像母親在他面前微笑，連眼色，口脣動的樣兒，以及全身的態度表情，



都一一如畫。因此精神振起，足步也加速。胸中充滿了歡喜，熱淚不覺在頰上流下。在薄暗的路上走着，一壁和母親談話。既而獨自唧咕着和母親見面時要說的言語。

『已到了這裡了，母親，你看我。從此次以後是永不再離開了哩。一起回國去罷。無論遇到甚麼事，終生不再和母親分離了。』

翌晨八點鐘光景，醫生從杜克曼帶了助手來，立在病人牀前，關於手術作最後的勸告。美貴耐治夫妻也跟着多方勸說。可是終於無效。她自覺體力已好，早沒有了信賴手術的心。說受了手術必死，無非徒加可怕的苦痛罷了。醫生雖見她如此執迷，仍不斷念，再勸她一次，說：

『但是，手術是可靠的，只要略微忍耐，就安全了。如果不受手術，總是無救。』然而仍是無效。她細了聲說：

『不，我已預備死了，沒有受無益的苦痛的勇氣。請讓我平平地和地死罷。』

於是，醫生也失望了，其餘誰也都不再開口。她臉向着主婦，用了細弱的聲音囑託後事：

『夫人，請將這些微的金錢和我的行李交給領事館轉送回國去。如果一家平安地都生

存着，就好了。我瞑目以前，總望他們平安。請替我寫信給他們，說我一向念着他們，曾爲了孩子們勞動過了……說我只以不能和他們再見一面爲恨……說我雖然如此，卻勇敢地自己忍受，爲孩子們祈禱了才死……還有替我把瑪爾可託付丈夫和長子……說我到了臨終，還不放心於瑪爾可……」話猶未完，突然氣衝上來，拍手哭泣：

『啊！我的瑪爾可！我的瑪爾可！我的寶寶！我的性命……』

等她含着淚來看四周，主婦已不在那里了。有人來和主婦切切私語了叫出去的。她到處找主人，也不見。只有兩個看護婦和助手醫生在牀前。鄰室裏聞有急亂的步聲和嘈雜的語音，病人目注視着室門，以爲有了甚麼了。過了一會，醫生轉變了臉色進來，後面跟着的主婦主人，也都面有驚色。大家用了怪異的眼色向着她，唧咕地互相私語。她恍惚聽見醫生對主婦說：

『還是快些說罷。』可是不知究竟是爲了甚麼。

主婦向她戰慄地：

『約瑟華(Gosefa)！有一個好消息說給你聽，不要喫驚！』

她熱心地看着主婦。主婦小心地繼續說：

『是你所非常喜歡的事呢。』

病人眼睜大了。主婦再繼續了說：

『好嗎？給你<sup>？</sup>看一個人——是你所最愛的人啊。』

病人拚命地舉起頭來，眼炯炯地向主婦看，又去看那門口。

主婦蒼白了臉：

『現在有個萬不料到的人來在這裡。』

『是誰？』病人驚惶地呼吸迫促了問。忽然發了尖銳的叫聲，跳起坐在牀上，兩手捧住了頭，好像見了甚麼鬼物了的。

這時，那衣裝襤褸滿身塵垢的瑪爾可，已在門口現出了。醫生攜了他的手，叫他退後。病人發現三次尖銳的叫聲：

『上帝！上帝！我的上帝！』

瑪爾可奔近攏去。病人張開枯瘦的兩臂，出了虎也似的力，將瑪爾可抱緊在胸前。劇烈地笑，無淚地啜泣。終於呼吸接不上來，倒下枕上。

可是，她即刻恢復過來了。狂喜地不絕在兒子頭上接吻，叫了說：

『你怎麼到了這裡？怎麼這真是你嗎？啊，大了許多了！誰帶了你的來？一個人嗎？沒有甚麼嗎？啊！你是瑪爾可？但願我不做夢啊！上帝！你說些甚麼話給我聽！』

說着，又突然改了語路：

『啣！慢點說，且等一等！』於是向了醫生：

『快！醫生！現在立刻！我想病好。已情願了，愈快愈好。給我吧瑪爾可領到別處去，不要使他聽見。——瑪爾可，沒有甚麼的。以後再說給你。知道。來，再接一吻。就到那里去，——醫生！快請！』

瑪爾可被領出了，主人夫婦和別的女人們也急忙避去。室中只留醫生和助手二人，門立刻關了。

美貴耐治先生要想拉瑪爾可到隔遠的室中去，可是不能。瑪爾可釘坐在階石上不動。

「甚麼？母親怎麼了？做甚麼？」這樣問。

美貴耐治先生仍想領開他，靜靜地和他說：

「你聽着，我告訴你。你母親病了，要受手術。快到這邊來，我仔細說給你聽。」

「不！」瑪爾可抵抗。「我一定要在這裡，就請在這裡告訴我。」

技師強拉他過去，一壁靜靜地和他說明經過。他恐懼戰慄了。

突然，致命傷也似地尖利的叫聲，震動全宅。瑪爾可也應聲叫喊起來：

「母親死了！」

醫生從門口探出頭來：

「你母親有救了！」

瑪爾可注視了醫師一會，既而投身到他足下，啜泣了說：

「謝謝你！醫生！」

醫生去攙他說：

『起來！你真勇敢！救活你母親的，就是你！』

## 夏

二十四日

熱那亞少年瑪爾可的故事已完，這學年只剩有六月份的每月例話一次，試驗兩次，功課二十六日，六個木曜日，五個日曜日了。學年將終了時例有的薰風拂拂地吹着。庭樹長滿了葉和花，在體操器械上投射着涼蔭。學生都改穿了夏衣了，從學校退出去的時候，覺得他們一切都已與前不同，這是很有趣的事。垂在肩上的髮，已帶得短短的，足部和頂部，完全露出，各種各樣的麥稈帽子上，背後長長地垂着絲帶。各色的襯衣與領結上，都綴得有紅紅綠綠的東西，或是領章，或是袖口，或是流蘇。這種好看的裝飾，都是做母親的替他兒子綴上的，就是貧家的母親，也想把自己的小孩打扮得像個樣子。其中，也有許多不戴帽子到學校裏來，像個田家逃出的。著白制服的也有。在代爾卡諦先生那級的學生中，有一個從頭至足，著得紅紅地像熟蟹似

的人。又有許多著水兵服的。

最有趣的是『小石匠』他戴着大大的麥稈帽，樣子全像在半截蠟燭上加了一個笠罩。再在這下面露出兔臉，真可笑了。可萊諦也已把那貓皮帽改換了鼠色綢製的旋行帽，華梯尼穿着有許多裝飾的奇怪的蘇格蘭服，克洛西袒着胸，潑來可西被包在青色的鐵工服中。

至於卡洛斐，他因已脫去了包含萬有的外套，現在改用衣袋貯藏一切了。他的衣袋中所藏着的東西，從外面都可看見。有用半張新聞紙做成的扇子，有行杖的柄頭，有打鳥的彈弓，有各種各樣的草，黃金蟲（*May bugs*）從袋中爬出，綴在他的上衣上。

有些幼小的孩子，將花束拿到女先生那里去。女先生們也穿着美麗的夏服了，只有那個『尼姑』先生仍是黑裝束。戴赤羽的先生仍戴了赤羽，頸上結着紅色的絲帶。她那級的小孩要去拉她那絲帶時，她總是笑了逃開。

現在又是櫻桃，蝴蝶，及街上樂隊，野外散步的季節。上級的學生，都到濮河去水浴，大家等着暑假到來，每日回到學校裏，都一天高興似一天。只有見到那著喪服的卡隆，我不覺就起悲

哀。還有，使我難過的，就是那二年級時代的女先生的逐日消瘦，咳嗽加重。先生行路時，身已向  
前大屈，路上相遇時那種招呼的樣子，很是可憐。

## 詩

安利柯啊！你似已漸能了解學校生活爲詩的情味了。但你所見的還只是學校的內部。再過二十年，到你領了自己的兒子到學校裏去的時候，學校將比你現在所見的更美，更爲詩的了。那時，你恰如現在的我，能見到學校的外部。我於等候你退課的時候，常在學校周圍閒步，側耳內聽，很是有趣。從一個窗口裏，聽到女先生的話聲：

『呀！有這樣的丁字的嗎？這不好。被你父親看見了將怎麼說啊！』

從別個窗口裏又聽到男先生的粗大的聲音：

『現在買了五十尺的布——每尺費錢三角——再將他賣出——』



後來，又聽那戴赤羽的女先生大聲地讀着讀本：

『於是，彼得洛彌卡用了那點着火火藥線 (Then Pietro Micca with the lighted train of Powder) ……』

間壁的教室裏囁着無數小鳥似的聲音，這大概是先生偶然外出了罷。再過去轉過牆角，見有一學生正哭着，聽到女先生叱他誘他的語聲。從樓上窗口傳出來的，是讀韻文的聲調，偉人善人的名氏，以及獎勵道德、愛國、勇氣的語音。過了一會，一切都靜了，靜得像這大屋中已無一人一樣，斷不相信裏面有着七百個小孩。這時，先生偶然一說可笑的話，笑聲就同時哄起。路上行人，都用了同情向了這有着大羣青年而前途無限的屋宇屬目。突然間，摺疊書冊或紙夾的聲響，拖腳的聲響，紛然從這室傳到那室，從樓上延到樓下，這是校役報知退課了。一聽到這聲音，在外面的男子、婦人、女子、年青的，都從四面集來向學校門口擁去，等待自己的兒子、弟弟或是孫子出來。立時，小孩們從教室門口水也似地向大門瀉出，有的拿帽子，有的取外套，有的拂着這些東西，環跑着大喧鬧。校役催他們一個

一個地走出，於是才作了長長的行列，齊了步出來在外等候着的家屬，乃各自探問：

『做好了嗎？問題出了幾個？明天要預備的功課有多少？本月月考在那天？』

連不識文字的母親，也翻開了筆記簿看了種種地問：

『只有八分嗎？宿題是九分？』

這樣，或是耽心，或是歡喜，或是詢問先生，或是談論前途的希望與試驗的事。學校的將來，真是如何美滿，如何廣大啊！

——父親——

聾  
啞

二十八日

因了今日早晨的參觀聾啞學校，把五月的一月好好地結束了。今日清晨，門鈴一響，大家跑出去看是誰。父親驚異地：

『呀！不是喬趙（Giorgio）嗎？』

當我們家在支利（Chieri）時，喬趙會替我們作園丁，他現在孔特夫，到希臘去做了鐵路工人三年，才於昨天回國，在熱那亞上陸的。他攜着一個大包裹，年紀已大了許多了，臉上仍是紅紅地現着微笑。

父親叫他進室中來，他辭謝不入，突然地耽心似地問：

『家裏不知怎樣了？奇奇阿（Giorgio）怎樣？』

『最近知道她好的。』母親說。喬趙歎息着：

『啊！那真難得！在沒有聽到這話以前，我實沒有勇氣到聾啞學校去呢，將這包寄在這裡，就跑去領了她來罷。已有三年不見女兒了，這三年中，不曾見到一個親人。』

父親向了我：

『你跟着他也去罷。』

『對不起，還有一句話要問。』園丁說時，父親遮住了他的話頭，問：

『在那里生意如何？』

『很好，託福，總算略攢了些錢回來了。我所要問的就是奇奇阿。那啞女的教育，是怎樣行着的？我出去的時候，可憐！她全然和獸類一樣的哩！我不很相信那種學校，不知她已把符號學會了沒有？』  
『會了沒有？』  
『妻寫信來確曾說那孩子話法已大有進步，但是我自想，那孩子雖學了話法，有甚麼用處呢，如果我自己不懂得那符號，要怎樣才能彼此明白啊！啞子對了啞子自己能夠說話，這已經算是了不得了。究竟是怎樣地教育着的？她怎樣？』

『我現在且不和你說甚麼，你到了那里自會知道的。去，快去！』父親微笑了答說。  
我們就開步走。聾啞學校離我家不遠。園丁跨闊了步，一壁悲傷地這樣說：

『啊。奇奇阿真可憐！生來就聾，不知是甚麼運命！我不曾聽到她叫我做爸爸過，我叫她女兒，她也不懂，她出生以來，從未說甚麼，也從未聽到甚麼呢！碰到了慈善的人代為擔任費用，給她入了聾啞學校，總算是再幸福沒有。八歲那年進去的，已十一歲了，三年中都不會回家來。現在大概已長得很大了罷，不知究竟如何在那里好否？』

我把步加快了答說

『就會知道的，就會知道的。』

『不知聾啞學校在那里，當時是我的妻送她進去的，那時我已不在國內了。大概就在這一帶罷。』

這時，我們正走到聾啞學校了。一進門，就有人來應接。

『我是奇奇阿華奇的父親，請讓我見見我那女兒。』園丁說。

『此刻正在遊戲呢，就去通告先生罷。』應接者急去。

園丁默然地環視着四周的牆壁。

門開了，著黑服的女先生攜了一個女孩出來。父女暫時面面相覷了一會，既而彼此抱住了號叫。

女孩穿着白地赤條子的衣服和鼠色的圍裙，身材比我略長了一些，用兩手抱住了父親哭着。

父親離開了，把女兒自頭至足打量了一會，好像才跑了快步的樣子，呼吸急促地大聲說：「啊，大了許多了，好看了許多了！啊！我的可憐的可愛的奇奇阿！我的不會說話的孩子！你就是這孩子的先生麼？請叫她做做些甚麼暗號給我看，我也許可以知道一些，我從此以後，也用點功略微學點罷。請通知她，叫她裝些甚麼手勢給我看。」

先生微笑了低聲向那女孩：

「這位來看你的人是誰？」

女孩微笑着，像那初學意大利話的野蠻人的樣子，用了粗野奇妙而不合調子的聲音回答。可是卻明白地說道：

「這是我的父親。」

園丁大驚，倒退了狂人似地叫說：

「會說話！奇了！會說話了！你，嘴已變好了嗎？已能聽見別人說話了嗎？再說些甚麼看啊！會說話了呢！」說着，再把女兒抱近身去，在額上吻了三次：

說。

園丁驚異得呆了：

『我全不知道這方法。到外國去了三年，家裏雖也曾寫了信告訴我如此，但我全不知道是甚麼一回事。我真呆蠢呢。啊，我的女兒！那末，你懂得我的話麼？聽到我的聲音嗎？快回答我，聽到的嗎？我的聲音你聽到的嗎？』

先生說：

『不，華奇君，你錯了。她不能聽到你的聲音，因為她是聾的，她的能懂話，那是看了你的口脣動着的樣子才悟到，可是卻不會聽見你的聲音和她自己的聲音，她的能講話，乃是我們一字一字地把口舌的樣子教了她，才會的。她發一言，頰和喉嚨要費了很多的力呢。』

園丁聽了仍不懂所以然，只是張開了口立着。兀自不相信起來。他去把嘴附着了女兒的

耳朵：

『奇奇阿父親回來了，你歡喜嗎？』說了再舉起頭來等候女兒的回答。

女兒默然地注視着父親，甚麼都不說。弄得父親沒有法子。

先生笑了說：

『華奇君，這孩子的沒有回答，乃是未曾看見你的口的緣故。因為你是將口附着了她的耳朵說的。請立在她的面前再試一遍看。』

父親於是正向了女兒的面前反覆地：

『父親回來了，你歡喜嗎？以後不再去了哩。』

女兒注視地看着父親的口嘴，連口嘴的內部也張望到。既而明白地答說：

『呃，你回——來了，以後不再——去，我很——歡——喜。』

父親急去抱攏女兒來，又為確實試驗計，問她種種的話：

『你母親叫甚麼名字？』



「安——東——尼亞。(An-tonia)」

「妹妹呢？」

「亞代——利——德。(Ad-elaid)」

「這學校叫甚麼？」

「聾——啞——學——校。」

「十的二倍是多少？」

「二——十。」

父親聽了突然轉笑爲哭，可是仍是歡喜的哭。

先生向他說：

「甚麼了？返是應該歡喜的事，有甚麼可哭的。你不怕把你女兒也引誘得哭嗎？」

園丁執住先生的手，吻了兩三次：

「多謝，多謝！千謝，萬謝！先生，請恕我！我除此已不知要怎麼說才好了。」

「且慢，你女兒不但會說話，還能寫，能算，歷史、地理也懂得一些，已入本科了。再過二年，知能必更充足。畢業後，可以從事於相當的職業，此地的畢業生中，很有充當了商店夥員，和普通入同樣地在那里活動的呢。」

園丁益怪，頭腦茫然地如失了常度，這是看了女兒搔頭。其神情似更要求着說明。

先生向了在旁的侍者說：

「去叫一個預科的學生來！」

侍者去了一會，領了一個才入學的八九歲的啞聾生出來。先生說：

「這孩子才學着初步的課程，我們是這樣教着的：我現在叫她發A字的音，你仔細看！」於是先生開了口發母音A字的狀態，示給那孩子看，因了記號，叫孩子也作同樣的口形。然後再用了記號叫她發音。那孩子發出音來，不是A，卻變了O。

「不是。」先生說了，拿起孩子的兩手，叫她把一手當在先生的喉部，一手當在胸際，反覆地再發A字的音。

孩子從手上瞭解了先生的喉與胸的運動，重新如前開口，遂完全發出了A字的音。

先生又接續地叫孩子用手當住自己的喉與胸，教授C字與D字的發音。再向了園丁：

『如何你明白了罷？』

園丁雖已明白許多，可是卻似乎比未明白時更加驚異了：

『那末，是這樣地一一把說話教着的嗎？』說了暫停，又注視着先生。『是把這許多孩子都一一費了長久的年月逐漸教着的嗎呀！你們真是聖人，真是天使！在這世界上，恐怕沒有可以報答你們的東西罷？！我應該怎樣說才好啊！請讓我把女兒暫留在這裏！五分鐘也好，把她暫時借給了我！』

於是園丁把女兒領到離開的坐位上，問她種種事情，女兒一一回答。父親用拳擊膝，眯着眼笑。又攜了女兒的手，熟視打量，把那女兒的話聲，聽得入魔，好像這聲音是從天上落下來。過了一會，向着先生說：

『可以讓我見見校長，當面道謝嗎？』